

百姓故事

# 我的抗疫速记

真情流露

## 父亲的病



周东华 文/图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春节期间席卷华夏大地。此刻我们全家在广东惠州度假,已经无法返回江山老家了。心中既万分焦虑,又有一股股暖流冲击着自己的心田!

站在住宅高楼阳台上,我目睹了一幅幕暖人的情景:小区门口,有举着测温枪为每一位进出居民测量体温的身影;楼道里,有拿着一沓查宣传资料给居民送去防疫策略的身影;小区里,有志愿者为居家隔离人员运送生活物资的身影……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美术老师。此刻,我在心里叩问自己,我该为疫情防控做点什么呢?对!拿起画笔,为防控疫情

工作加油!

于是,我利用家中现有的美术材料,从2月1日起,开始拿起画笔,潜心创作防疫系列的人物画。

宅在家中,每天看着电视。6岁的小女儿时常问:“爸爸,您说,穿着白衣服的叔叔、阿姨都是战斗英雄。他们很漂亮!可我不见他们的脸,只看见他们的背影,他们是谁啊?”

小女儿稚嫩的童音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于是,我创作了第一幅漫画《最美背影》。

宅在家中,我做的最多的事情,是给两个小孩讲故事。讲战斗英雄的故事,讲在“武汉战役”中新发生的英雄故事。6岁的小女儿似懂非懂,11岁的儿子似乎听懂了我的故事,对那些最美逆行者,表示了无比崇拜的心情。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一个个名字,儿子耳熟能详。

是呀,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战袍。若有战,召必回,战必

胜。

我给孩子讲过《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也讲过《悬壶济世》的传说。然而今天,在这场战役中,还有多少像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这样的“神农”故事;还有多少累得瘫在桌上、椅上、地上的身影?此时此刻,我要用笔、用心写下他们的名字,猜测口罩、护目镜、防护服背后他们的模样。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大国的脊梁。于是,我又创作了一幅《大国脊梁》群英图。

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活跃着一批志愿者。他们是社区干部、的士司机、外卖大哥,还有我的同行老师。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些忙碌的身影无处不在。当人们问起他们的名字,他们回答:“我叫志愿者!”

一幅幅志愿者形象又在我的笔下栩栩如生。

不外出,不串门,不扎堆,不聚餐。新冠肺炎疫情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然而,有一种关爱,近在咫尺,即便不相往来,也在彼此之间用微信传递着彼此的关爱。于是,我又创作了《邻里相望》这幅作品。

开学临近,孩子不能按时复课。学生长时间待在家里心里十分烦躁,家长担心小孩学业受影响。

线上开学了!教与学,师与生,史无前例地端坐家中靠虚拟空间连接。网上教研、居家录课、教材快递、线上辅导、居家研学……

《云课堂》这幅画又油然而生。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教学事件。作为一名美术老师,我要上好一堂“云中美术课”。当我将寒假期间创作的近百幅抗疫情感美术作品在“云中”传递时,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孩子们不仅增长了美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撒下了一颗颗大爱的种子!

卢江良

春节期间,正当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之际,父亲因高烧迟迟未退而引发支气管炎,再次住进了老家城里的医院。这是父亲在最近大半年时间里,第三次由于支气管炎而住院。除此之外,他还去医院看过两次病,就在最近住院前的一周,刚从城里医院输完液。而这五次病,都是老年支气管炎。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68岁前,只生过一次病。那时,我还没到上学年龄,老家农村普遍贫穷,我家平常吃不起荤菜,父亲有次便从外地买回近10斤“油桶盖”的肠。或许父亲短时间内吃得太多了,结果患上了黄疸肝炎。记得,当时尚未寒冬,父亲整天裹着一件黄色棉大衣,脸色发黄,喝了较长时间的中草药,才康复。

那次病愈后,父亲几乎没生过什么病,连头痛发热都未曾有过。然而,父亲的“钢铁铁躯”在68岁前后惨遭破坏。此前几年,我家雇用的阿姨因家事离职,母亲来杭城帮我带孩子,而父亲在老家有一些活在做,两人便开始长达8年的两地分居。这样,原本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的父亲,一边在村石矿起早落夜地记账,并经常通宵加班;一边虽在大姐家搭伙,但日常照料得靠自己,五六年熬下来,身体就垮了下去。

终于,父亲患了支气管炎,起因是感冒未及时治疗,石粉长期侵入肺部。特别是去年夏季的一天正午,他骑车从石矿返家,途中摔昏了过去,幸亏有邻居发现,及时送去镇医院。那次,虽无大碍,但包扎了伤口,配了些药,在家静养了没几天。但此后,身体开始变得虚弱。

说来惭愧,自从结婚生子后,我平时极少回老家,特别是母亲来我家后,回去的次数近乎于无,都是父亲从老家来看我们。因此,每次看到父亲,都是他健康的时候。而有一次,我看到他病着的模样,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尽管父亲那次的支气管炎,第二天我带他去看了门诊,吃了差不多两周的药,基本上

好转了。但他的病,从此搁在了我的心里。

这以后,气喘和咳嗽成了父亲的常态。每当那时,他就吃平时自备的药。考虑到他的健康,我们建议他来杭州生活,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一方面他还想在村里干些活,另一方面当时我家地方小,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不方便。差不多过了一年,儿子能独自上下学了,母亲也便回了老家。有母亲的照应,加上石矿已停产,父亲也不用去干活了,他的体质稍有了改观。

可是,支气管炎是一种慢性疾病,跟患者的抵抗力息息相关。而父亲毕竟岁数大了,加上一贯来不注重保养,平时还免不了干些农活,因而从去年下半年起,宛如山洪暴发了一般,不断冲击着他的健康。

对于父亲的病,我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主因在于自己。确实,要是当初不让母亲帮我们带孩子,父亲的生活由母亲在照应,他的身体应该不会垮掉;要是不从事文字工作,我家雇用的阿姨因家事离职,母亲来杭城帮我带孩子,而父亲在老家有一些活在做,两人便开始长达8年的两地分居。这样,原本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的父亲,一边在村石矿起早落夜地记账,并经常通宵加班;一边虽在大姐家搭伙,但日常照料得靠自己,五六年熬下来,身体就垮了下去。

更让我愧疚的是,作为他们的儿子,父亲的三次住院,除了有次恰逢国庆节,我陪了他三天,其余两次基本上“缺席”。特别是最近一次,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侵袭期间,当时我们已返回杭州,送父亲去城里住院和长达10天的昼夜陪护,全由在老家的大姐一人承担。而我除了彻夜担忧和电话问候、安慰,几乎出不了力。很多时候,我想着去改变,然而无能为力。为此,只能如斯假想:倘若有来世,望老天再赐我一次机会,还当父母的儿子;等我长大成人,不再从事清苦的写作,一定选一种收入更高的职业,好好地赡养他们,让他们不必过得这般艰辛。而在这种梦想尚无法达成的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父母保重身体,等到自己退休后,能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在他们身边。

闲情逸致

## 又到春山分笋时

毛亚莉

春传递着母爱,温暖大地。在山体——这个偌大的子宫里孕育了一个冬季的笋娃,能量的储备已达到能够击穿地壳的指标,便再也按捺不住,顶着尖尖的脑袋一个劲往外蹿。于是,山地开裂,忽然间满山都是毛笋。一个个毛茸茸,锥头乌青,裹着又厚又硬的壳,怎么看都不像是毛竹生的。

春风细雨,润物无声。笋们进入了日夜拔的境界。于是,竹乡人纷纷上山,你有份,我也有份,皆大欢喜。

山不高也不险,绵延起伏。山的褶皱处有羊肠小道,是一代代村民的脚踏出来的,沉淀着沧桑的质感。领我们去掏笋的是象山周镇隔溪村的老村长。他60岁开外,人瘦精精但脚劲蛮好,只一会儿就把我们甩到了后面。

进入竹林,恍如隔世。满目是笔直的竹子和密布的落叶,还有几处已被翻过的新鲜土坑。外面其实阳光明媚,但竹林里只漏进一些细碎的光点。竹林的茂密和修长,阻隔了外界的光和音。

我们此番来掏笋,顺便也想掏点笋知识。老村长说,最好吃的笋是“黄泥头拱”,这种笋长在黄泥山的竹鞭深处,整个埋在土里,刚顶破地壳,即将临盆。“黄泥头拱”笋体肥大,雪白水嫩,肉质鲜美,是名副其实的山中珍品。待过一两天笋尖破土而出,头顶上长一撮粉色嫩芽,状如兰花,此时的笋,村民美其名“兰花笋”,味道也不错。但长到六七寸长时就有点涩口了,山里人一般用来晒笋干。春笋还算好掏的,毕竟多数已冒头。最难掏的是冬笋,

它是整个埋在土里的,像我们这样的山人是很难掏到的。山人掏冬笋就像扫雷,搞不清哪块地下有雷,胡乱扫一通。但对经验丰富的竹乡人来说,他们熟知竹根脉络,有时只需看看竹叶的倾斜方向,就知道笋长在哪儿。有时他们根据蓬松的泥土上一点裂隙,就能断定底下有笋。经验往往极具魅力,总会让外行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看老村长,走着走着会突然停下来,用脚底板蹭蹭裂隙以作辨认,确认后锄头一挥一个准,一会儿一颗,一会儿又一颗,大多是“黄泥头拱”。他处理笋的手法非常娴熟,尖刀在笋腹上一剖一划,然后“唰唰唰”几下把笋壳削去,笋便赤身裸体了。而我转来转去只看到满地被翻过的新鲜土坑,啥也没瞧见,心里着急。老村长手一指:“你脚指头前面不就有一颗嘛,快把脚指头给我看看!”我定睛一看,果然有一颗,已露尖角!我不禁惭愧,感觉自己的眼睛长着只是装饰用的。

有时,老村长会将笋壳剥去一大截,我越看越心疼。“这不是还可以吃的吗?”我嘀咕着,捡回几个被切掉的笋头。他扔过来一句:“你把笋壳也吃掉好了!”

竹乡人喜欢吃笋,就像海边人喜欢吃鱼一样,每餐吃都吃不厌。笋乡人对于笋的吃法也是变化无穷,有笋团、笋饭、盐烤笋、油焖笋、肉烤笋、咸菜笋汤等。竹乡人深知竹笋是山地之物,他们很懂得分享。于是每年春天来临,有人就广发邀请函,请各路人马前来过竹笋节。这里的人也一个个吃得像毛竹。你看老村长,那身段,那气质,瘦长挺拔,素淡质朴,颇有毛竹的风采。



江上剪影 郭建生 摄

细枝末节

陈博君

柔和的灯光静静地洒在倚墙而立的赭色木架上,幻化出一片温润祥和的光晕。一枚枚精巧的茶筴,仿佛一朵朵金灿灿的竹花,正舒展着游丝般纤韧的细穗,在橘色的光晕中粲然绽放。如此富有艺术气息的美妙景象,是坐落在径山镇双溪村的茶筴非遗传承人陈金信工作室呈现给我们的。

筴,是个看上去颇为生僻的名词,但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东西其实并不陌生。小时候几乎家家户都会有一把竹筴,是专门拿来刷锅淘米用的,是用竹片劈成竹丝扎制而成的,所以通常被称为“竹丝筴帚”。竹丝筴帚的制作

## 径山茶筴

比较粗放,且充满了烟火气息,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用物件而已。

要不是这趟径山之行,我还真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竹丝筴帚也可以做得这么精美,这么雅致。当然,我们在双溪村看到的竹筴,可不是拿来刷锅淘米的,这是茶道中的一种重要工具,是专门用来拌匀茶碗中的茶粉与水的茶具。

制作这些茶筴的非遗传承人陈金信虽然没在工作室里,但一位身着古装,满面含笑的美女,用她那娴熟的茶艺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了唐宋点茶艺术的魅力。只见她玉指翻飞,先用壶中沸水将茶盏烫温,然后用长柄茶匙将绿盈盈的茶粉舀入茶

盏中,用水调成膏状,而后再加注沸水,并轻轻捏起一枚小巧的茶筴,对着茶汤上下拂动起来。不一会儿,茶盏中的茶汤开始泛白,一层厚厚的泡沫悄然凝成。

运筴的手法固然十分重要,但茶筴本身品质显然更为关键。要制作一枚精良的茶筴,必须从选料、冲丝、刮薄、折弯、整理等18道工艺层层把关,才能将一片竹箴削成细如发丝的上百根筴穗。

从极不起眼的竹丝筴帚,到美轮美奂的径山茶筴,相同的原料、相似的艺术,只因匠人们注入的心力不同,便能呈现出天壤之别的效果。看来,只要做到极致,再平凡的东西也会变得不凡。

直击真相

王珍

近来,社会各界正在忙于抓生产、抓防疫,全民皆兵全力应战。但总有那么些与众不同的另类,不戴口罩硬往人堆里穿梭,故意对着别人咳嗽。更过分的是,有人一言不合即口吐污言秽语,甚至拳脚相向。这种无视公共安全的任性行为,既给公众情绪添堵,也给社会添乱。

那些一味追求个人的任性自由,特别是带着私欲戾气的言行,真的比病毒更可恶更可怕。毕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医护人员,以及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役而逆行奋战的所有人员,包括志愿者,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精力、财力,甚至是生命代价。赢得目前抗疫局

面的可控和疫情形势的向好转变,真的是来之不易!若因为个别人的一时任性,让抗疫、复工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样的任性,毫无疑问是在做病毒帮凶、与公众为敌,是犯罪。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一个人太任性真不是什么好事。有的人年纪虽然早就是成人,但言行却一直停留于被惯坏的孩子一般,任起性来,毫无底线和原则,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还自以为任性只不过是脾气不好,性格使然,只是不拘小节。其实,有些毫无底线的任性,是会触犯法律法规的。

曾经有媒体报道过,在去年的2月14日,杭州有一对情侣,因琐事发生争吵,吵到愤怒时,一个用打火机点燃餐巾纸引燃了垃圾桶内物品,

另一个则直接点燃床上的枕套。然后两个人越来越任性地点燃餐巾纸后扔至床上助燃,还将烟感报警器拆除。并在未检查火势是否完全熄灭的情况下离开房间,衣衫不整地蹲在马路中间,准备殉情。后来火势复燃且产生大量明火浓烟,经群众报警后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将火扑灭。

后经法院审理认为,二被告人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且二被告人自案件侦查阶段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案发后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但他们的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这个世界上,是有些自制力差,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的人,经常以执拗任性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今年年初,

四川隆昌一女子因家庭琐事和子女吵架,心情不好。独自一人喝酒后,竟在凌晨2时许持菜刀将附近4辆车的后视镜砸坏。当她砍到第4辆车时,被巡逻的社区警务网格员发现,随即制止并报警。

事后,该女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表示,“心情不好”不能当作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她必须为自己的任性违法行为买单。

其实,任性的人不是没有脑子,也不一定是不懂法,而是脑子只听凭自己的个人欲望或意志,只顺着自己的秉性,毫不克制,一味放纵。比如,闯红灯、驾驶电动车载人、超速,是明显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但就是有人不管不顾,任性地从法律法规上直接践踏过去,也不顾死活地拿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开玩笑。

更有甚者,因有一官半职,不但做官不为民做事,反而有权就任性。在时下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就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各种权力任性,造成恶劣的影响。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官职不大的人,在对一位忙碌的小护士大发官威、耍横,引起了公愤。这种人哪怕一时任性得意,最终也难逃黯然退场,甚至更不堪的结局。

不管你有钱、有权、有人爱、有人宠,还是有气、有恨、有人害,但任性到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只为了达到自己某种不正当的目的,执拗任性,无所顾忌,恣意妄为,完全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也不考虑公众的感受,甚至置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于度外,这样的自我放纵不自律,一定有法律来管束。



杭州嘉绿苑小学五年级学生 姚瑶 画